

~皺痕~

家鄉的房舍，已有近 20 年的歷史，那是長輩積蓄了一輩子的努力所建築的一個巢穴。在這裡，有份安定、有份踏實，不再飄泊、不再遷移。

年輕的歲月，為了生活「賺吃」，東遷西移，寄人籬下，雖是相互扶持、相安無事，總不是自己的家。白天的工作裡，姑媽幫忙帶小孩、母親的工廠打工、父親的外頭打拚，日子是這樣過的；當夜來臨，伯父帶著工作裡會客的一些甜糖，給了家裡的一群小孩，有著堂兄弟一伙吆喝的爭食。在小孩眼裡、糖裡，有著滿足；糖裡，有種關愛；糖裡，有家的感覺。飄泊的日子，點點滴滴，總在圍桌餐食裡，閒坐門庭裡，長者的記憶深處，不經意的接通了電源線，悄然的啟動「印表機」，每句話嘎嘎地輸出在報表紙上，自然地留下痕跡。

一直到小孩長大，20 瑯璫，青春少年兄，才有了山邊的這種畢生心血的巢穴。成長記憶裡沒有山邊房舍的回憶，卻在閣樓裡的一隅「工作書坊」的收藏間，翻到尚有記憶的房舍，泛黃的照片特寫，零零星星的拼湊，隱約地勾動了一卷成長紀錄片。

有那麼一段時間，長著的生活裡，拼命地剪剪貼貼、書書寫寫，似乎想留下什麼！看過那片斷的篇頁，故事裡，偶而串起記憶曾淡忘的瑣事。原來留痕裡，除了找回長者消失的記憶，還能串接、還原年輕生命故事的記憶留白。忙碌工作，永遠在與時間競走，人們不經意地，淹沒在永無止境的「內憂外患」。「憂」著家國的大小事，「患」著人脈的枝枝節節、通連豁達。廣告台詞哩，「再怎麼忙，別忘了喝杯咖啡」，生活實踐裡，「再怎麼忙，也要拼湊『皺痕』，突顯生命生存的價值與觸感」。

門庭前對話裡，問著：「對面第一戶的謝先生，好久不見，怎麼最近又出現？」「對面第二戶的盧叔，開著一輛好車，偶而下田種菜，叔仔在做什麼？」「正對面的那個吳叔仔，還在石頭廠嗎？他還是石頭廠的**頭家**嗎？」……。

長者吸了根菸，白茫茫地飄在對話裡：「謝先生，有一段時間把房子租了出去，搬到工廠房舍去住，最近也退休了，又搬回來了，二個女兒都嫁了，家裡就是他和老伴住著」；「盧仔，別看他種菜，閒晃，他可是工業區一家廠房的股東之一。有三個股東，他是其中之一。大家逗陣、不壞。常常帶些工廠料件回來，大家相添用，真好！」；「吳仔，前 2 年景氣壞，石頭廠收起來

了，休息啊。」

長者開始說著故事——拾說，日子抹是艾過。前兩個月，伊嘎朋友去做臨時工，賺茲刮索費，加減賺。頭家做卡大，那沒收入嘛時ㄟ吃空啊！加減探那，生活嘛卡趣味。臨時工，自剛仟背，不錯。我顧大樓，平均一天不就七佰，伊卡好賺。接著說——希講，嘎伊開港，他講，探仟背，做嘎財歪，啊你穿水水，坐滴椅也，錢是卡少。勢講，卡清盈，我卡幸善你。啊，你卡好啦！

「啊伊攞幾歲？」我問著長者。「哦，吳仔 59，盧仔 58，謝仔 62。」啊您 66，您統大呢！哈，勞啊，無路用。這群人，大家好厝邊，平相時逗陣，互相啦！生活，那ㄟ桂就真好啊。人生正景，要把握，按耐沒，果桂跪泥啊就「共夠」囉！

記錄父子的對話，輸出在印表機紙張的字行裡。隔著鼎升的煙吞旋繞，瞥見父親臉上的笑意已分不清歲月的皺痕；還是生活智慧的宙恒。「皺痕」與「宙恒」，生命的軌跡對話裡，再次觸動生命的省思，能為自己留下什麼！

~秋風/王旭正~